

# 多重人格的周佛海(上)

王覺源

(本文插圖刊第127頁)

## 身份三變三重人格

中日戰爭期間，在南京偽政府中，聲望地位僅次於天字第一號漢奸汪精衛，與陳公博同排並列，爭雄競秀的周佛海，於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未伏國法之誅，竟因心臟病發，瘕死南京老虎橋監獄。蓋棺論定，周佛海實當得起第二號漢奸。而次級漢奸羅君強（湖南人，偽安徽省長）竟說是：「五百年名世光芒，蓋棺何必著論定。」卑鄙尤甚。

三十年之中，周佛海浮沉政海的身份，三經變易，從極左跑到極右，即從共產黨而國民黨而民族漢奸；從一個窮書生，而爬到了偽政府統治階層的最高地位。他在抗戰以前，原已具相當的知名度，混進偽組織後，更赫赫威名，發紅發紫。他一生言行的代表，實可以「無恥」二字盡括之。一個無恥漢奸之生死，在戰勝國家人民的心目中，本不值得一提；但他的死，也倒給了做政治變節者一個好榜樣——知所警惕的典型。同時也是我們從道聽塗說所得到周佛海之為人，一生三變身份，即表示他已具有多重人格，失去

了做人的原則。人生小節出入，尚或可原；大德逾閑，則其學術思想和其政治生活，便皆不足觀了。

本文亦僅就其逸事之輕鬆趣味面，略而言之，藉供本刊讀者茶餘酒後談助之資。

## 窮得可憐發跡不凡

周佛海，湖南沅陵縣人，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。先世不顯，家境艱困。及長，以其相貌不俗（惟面有白麻），文質彬彬，老誠儒雅，談吐自然，平易近人，因獲親朋之資助，始得勉強入學。民國八、九年間，就學日本帝大，仍然窮得非常可憐，不但食用屢空，冷起來用報紙作墊褥，在留日同學中，早傳為一種笑柄。他在帝大學習經濟，受了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思想影響很大，研究馬克思主義。但其思想，民國十年前後，忽左忽右，殊未固定，甚至可說，終其生亦未固定。

民國九年七月，周佛海由日回國省親。八月，陳獨秀等在上海籌組中國共產黨。翌年七月，他即以留日學生代表的身份，參加中共第一屆全

國代表大會，陳獨秀當選為總書記，周佛海副之。十三年，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。四月，周佛海學成回國，以跨黨份子，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，部長為戴季陶，周受戴的感召，九月，脫離了共產黨。十四年，再度赴日，次年返國。時革命軍大舉北伐，國民黨優勢已成。由於共產黨的竊黨禍國，且開始舉行清黨，周佛海此時始正式加入國民黨，否則難以自容。十六年二月，任武昌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，這時他出版了一本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」。當時因有關闡揚三民主義的著作極少，周書以隱含有河上肇的思想，國人頗覺新鮮，便大行其道，他也漸漸躍登為國民黨的理論家。可是，他與共產黨的關係，若即若離，或仍有秘密活動。五月，當他由武漢至上海時，便被上海國民黨清黨委員會楊虎、陳羣偵悉，予以拘捕，隨後陳銘樞營救，獲蔣委員長介公的批准，始得恢復自由。從此周佛海才誠服於國民黨，且擔任黨內重要工作數年。

革命軍第二次北伐及討平閻、馮諸役，周佛海負責總政治部的工作頗有聲色，既得蔣介公的賞識，並結識軍政要員頗多。二十一年，願祝同

奉命主蘇，邀周佛海任教育廳長。他攜眷（妻楊淑慧，時寓南京西流灣）上任，頗有自我騰達的神氣。其時，鎮江報紙的好事者，刊載一燈謎徵答，謎面爲「環遊印度洋」，久無應者，一日偶被周佛海於舊報紙中發現，莞爾自喜說：「這不是指我嗎？」故周雖門道多端，亦不失爲一聰明之士，祇可惜誤用了。陳果夫先生繼願祝同主蘇，周仍睥睨。至二十六年八月始離職，改任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，及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代部長。不過他在飽暖之餘，野心隨之愈熾，又開始作一種新的冒險的轉變。

周佛海官運亨通，一帆風順，完全是由於蔣委員長從楊虎手中奪回他的生命，加以愛護提拔所致。到抗戰初期，他又此恩盡沒，脫離故主，暗中依附汪精衛的改組派。一方利用中央宣傳部，大呼「堅持抗戰」；一方則陰謀進行「和平運動」。當時有所謂「低調俱樂部」，也就是他在武漢時期搞起來的。

民國二十七年三月，汪精衛出走河內。五月，周佛海跟蹤離渝。次年七月，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：永遠開除汪、周等的黨籍。國民政府亦頒明令通緝。當周佛海叛離之前年，尚任江蘇省教育廳長時，蘇州圖書館館長王厦材，投靠於北方漢奸殷汝耕，周佛海猶驚奇憤恨不已。不料一年之後，自己也走上同一墮落的道路。人心難測，亦可信之。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，汪偽政權在南京成立，周佛海沐猴而冠，得任偽國民政府財政部長，兼警政部長、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。繼褚民誼之後，兼任偽行政院副院長。後來其他兼職

的頭銜，如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、偽上海市長；更不可勝計。周佛海在偽政府中，由窮得可憐而大紅大紫，亦其一生命運登峯造極的時代。

### 廳長八字貴不可言

中國看相算命之說，世人多謂爲無稽之談。周佛海或許是爲他的生辰八字信着了迷，後來之忘恩背主、叛國爲奸，即受此影響之所致。

緣周佛海在江蘇教育廳長任內時，省保安處有一位秘書劉復之，擅星相算命之術，異常靈驗，人多以「劉半仙」稱之。周佛海慕其名，便請他推演批算八字流年。劉半仙諾之，允於翌日交卷。劉於批推之後，鄭重其事的告訴周佛海說：「廳長八字，貴不可言，將來要當財政部長。」

周將信將疑，微笑著說：「我現任教育廳長，不離本行，充其量，當教育部長也罷了，怎可能當財政部長？未免離經叛道了。」劉說：「廳長一定當當財政部長。」周佛海想了一下說：「也許因爲我在日本帝大是學經濟的；但無論如何，你一定是推算錯了。」劉含笑，馬上立起拱手道：「恭禧廳長！不僅會當財政部長，還要當行政院長呢！」周大笑，搖頭擺手，便欲離去。劉復急向周說：「行政院長當定了，到那時，希望廳長多提拔！可是廳長在五十一歲那一年，有點災星，要謹防！」什麼災星？他却不敢明言，恐怕廳長的與。後來劉私下告人說：「周廳長五十一歲是一個大關節，有殺身之禍。能逃過此關，還有九年好運走。」

劉半仙的推算，直到周佛海投汪偽政府，任

偽財政部長兼偽行政院副院長之後，算都靈驗了。當時劉半仙之言，不但周佛海難以置信，即旁觀者，亦多指劉半仙在拍馬屁，諛拍周廳長而已。周運既如劉半仙之言實現了，劉亦往謁部長兼副院長，探其風色，並求實踐前言，周乃介紹劉赴北平任某要職，以報其「希望廳長多提拔」的要求。後來周佛海病死獄中，正是五十一歲（足歲），亦符了劉言之所謂「大關節」。後來香港某雜誌所發表的「周佛海日記」之上，亦有周得意爲政府時，常有「找到劉半仙談八字流年」的記載。可見周佛海此時不但已相信了自己的「八字主貴」，亦相信了劉半仙之推算技術，確有過人之處。

### 低調一變而爲濫調

對日抗戰，周佛海由南京退守武漢時，猶爲中央所器重，經常參與國家機密。不過周在此時，態度似已有反常現象，默默寡言，彷彿心事重重，表示消極。大家猶以爲他勞累之故，亦不意有他。張治中（文伯）奉命主湘，擬邀周佛海任一廳長，民、教任其選擇。周則一反平日熱衷做官的態度，願與張同赴湘一行，但不居任何名義。這或許是他已疑武漢非可久留之地，藉口早作避離之計。及周至長沙與眷屬居家於某小街，消極態度依然如故。偶與故友談話，常不免略露一些與中央不同的主見，甚或相反。此或即其離漢的原因，或與汪精衛已有了異動計劃的打算，雖其家人至親，亦摸不着頭腦。

周佛海居長沙一段時間後，仍然回到漢口。

嗣又隨中央遷往重慶，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，並代部長，情緒似乎比較安定一點，且組織了一反共的文化機構，邀羅君強擔任總幹事。及武漢、廣州相繼失守，周佛海的信心又動搖起來，悲觀益甚。這時他與梅思平、高宗武、羅君強等人，公餘之暇，則常聚合於重慶下半城繁華地帶的陝西街中南銀行樓上，討論一些問題。此地就是他們所謂「低調俱樂部」的機關。

抗戰到了武漢時期，汪派人對抗戰不但完全失去信心，甚至還有幸災樂禍的心理（災禍愈重，則其信心更可肯定），當即結合若干看法相同、信心動搖、志同道合的人士，組織了所謂「低調俱樂部」，以周佛海為領導，奉汪精衛為中心，達成「中日和平」為目的。武漢、廣州相繼失陷後，俱樂部的活動更為起勁。所謂「低調」，當然是「高調」的反面。他們所指的高調是「抗戰」，認為對日作戰是不可能的，是自殺的，應該中日聯合打倒共同敵人——共產黨，兩國才有出路。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有戰爭，也唯有「光榮的和平」、「共存共榮」，才能抵制共產黨。這就是他們「低調俱樂部」所幻想的目的和出路。

周佛海與其同道的人，幾乎每日都要到中南銀行樓上去聊天，主要的自然是聽取各人的消息和意見，商討行動的計劃。聊天則除「和平」之外，便無所不談。從海濶天空，談到芝麻綠豆；從女人秘辛，談到世界大事。言不及義，形跡不拘。但每提到「抗戰」前途，大家又心事重重，唯有唏噓嘆息而已。提到私生活，則一味浪漫

頹唐，大家又興奮起來了。放浪形骸之外，寄情風月之間，無拘無束，滿不在乎。如此的俱樂部，與其謂為「低調」，實不如謂為「濫調」，來得切切實實。

### 汪精衛出走周跟進

「物必先腐，而後蟲生。」日本人以汪精衛原是一個野心極大、領袖慾極強的人，單靠低調俱樂部的幻想是不能成事的，便陰謀「利用汪精衛，以對抗堅決抗戰的蔣介石」，決策既定，乃多方設計進行。卒通過陳耀祖（汪之內弟）與高宗武的穿針引線，策動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，另組新政府，以與重慶國民政府對立。汪因於二十七年冬，離渝飛昆明轉往河內，繼赴上海轉南京。日本這一陰謀，其策動促成者，也就是「低調俱樂部」的份子，周佛海自然効力最大，因為他是「日本通」。

周佛海等組織「低調俱樂部」的初意，只希望中國不和日本打仗、不反日，且親日，這在周佛海的日記中，已說得很多。到後來則做着中日言和的美夢，還自認為這是「孤臣孽子」的苦心，乃不知實已走上親日、反中央、賣國家的漢奸路線。汪精衛之出走，就是在這一情勢之下，登上飛機的。數日之後，周便跟蹤而去了。周佛海離開重慶之時，任何至親好友，事前皆無所悉，僅留一張名片，存在工友手中，交代越日送給他的好友易某。片上寫着：「士各有志，不必相強，亦不必盡同，珍重再見。」周佛海這個人，就在抗戰陣營中，從此消逝了。

過了幾天，羅君強也藉口赴昆明跑單幫經商（這是戰時的熱門），亦一去不復返，像黃鶴樓的黃鶴一樣。羅君強是湖南湘鄉人，係滿清咸同年間湘軍有名的儒將羅澤南（羅山）的後裔，長沙嶽雲中學的學生，革命北伐前，已任周佛海的秘書。因周的關係，抗戰時任行政院簡任特務秘書（非現代的特務工作），與名教授孫本文同時，頗有工作能力和幹勁。武漢撤退到重慶後，住在五福宮一座大樓，此處亦低調俱樂部人士經常會集之所。羅與周佛海原來都是共黨同志，以後加入國民黨，又反共，與周行動不但一致，且早為周之親信助手。他是一個無行的文人，在五福宮與他同住的太太，原是當年漢口的交際花紅舞女孔慧明小姐。時有兩位富有權力財勢的顯要，同時與他爭逐，羅不具其他優勢條件，僅年輕漂亮，獨中孔小姐的選。羅君強素來自命才華超羣，有才華必風流。北伐期間，他隨周佛海在政工處任秘書時，因妻妾爭風吃醋，妻懸樑自盡，鬧得滿城風雨。在浙江海寧任縣長時，則和其族姑在縣府大禮堂正式結婚。抗戰時，在漢口娶了孔慧明為第四任太太。任安徽省長時，最後還娶了一個女看護，她還常至老虎橋去探監，識者頗多。政府遷渝未久，傳有三位高級官員同時遭到處分，一為貪污，一為吃鴉片，一為行為浪漫。這行為浪漫者，就是羅君強。但他後來之出走，却與被處分無關。

### 非汪心腹壓倒羣奸

周佛海與汪精衛的關係，原極泛泛，不算是

心腹，在南京偽政府時代，也不算爲「直系」。他對汪精衛僅有建議的資格，而無左右的力量。汪朝一切政策措置，乃至人事，都決定於公館，公館則決定於汪妻陳璧君。這在周佛海的日記中，說得很多。我在陳璧君一文內（見本刊二二期），亦略有引證。

汪偽政府開始籌備時，頗顯出一種奇異現象，除汪之外，坐第一把椅子的，竟不是汪的寵臣陳公博（留美不及留日香），而是關係泛泛的周佛海。此實因周具有幾個優越條件，當時足以壓倒陳公博和其他許多攀附之徒：第一，周係日本西京帝大出身，懂得日人心理，精通日文，日語流利，知道與日本外交較多，易與日人溝通聲氣。第二，周曾任蔣公幕府多年（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），認識高級文武官員多，懂得玩弄現實政治。第三，由滬飛滬之初，周接收了上海金融界一筆紅盤，作了奮身起家的資本，隱然成了汪家幫的財政大臣。而此三者，都是陳公博輩所未具備的。

其最關重要者，就是「第三」，最爲現實。即汪家班由滬抵上海以後，搞和平，經費一無所出，大家又要靠周佛海過活。因爲汪精衛自稱要爭取光榮的和平，不能作日本人的工具，便不能向日本人討錢，嗣經周佛海向上海金城銀行周作民、唐壽民積極活動，始由上海金融界代籌借得一百萬元。當交款時，要陳公博寫收條，陳則大要書呆子脾氣，認爲有辱他的人格，盛怒之下，拒其要求，拂袖將去。周佛海因對陳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我們成功，不怕要債；我們失敗，向

誰討債？」終由周佛海出面，與周作民等交涉，出具收條，取得了百萬。周對汪精衛，不僅立下了第一大功，也順理成章的營理了這筆鉅額財產。有錢的人，最大、最硬，周遂成了汪家幫的第一臺柱，蓋過了陳公博，陳璧君對他，亦不得不刮目相看。周佛海從此大行其道，後來南京偽政府的財政部長，自然也非周佛海莫屬了。

### 公博下水兩周領港

就私交情誼言，陳公博實汪精衛夾袋中第一張王牌，周佛海還算不了什麼。及偽政府成立，周一躍而成了大將，與陳公博同爲偽政權的兩大臺柱。當偽政府開幕時，陳、周粉墨登場，尙能合作，共襄盛舉。及偽組織粗具規模時，安樂難共，兩人便漸生芥蒂了。周對陳璧君表面很好，內心亦不滿。各有圈子，爭長競短；各懷鬼胎，互相猜忌。及汪精衛病重，赴日就醫，陳公博代主席和行政院長，周佛海則兼上海市長（原係陳公博兼），兩人裂痕亦漸加深。及汪死至日本投降，兩人都是各行其道。日本縱不投降，南京偽政府由於內在矛盾的發展，亦不可能久於人世。

陳公博在偽組織中，譽多於毀，人緣亦較好，秉性亦比周佛海率直；但書呆子脾氣，亦較周濃厚。周佛海生性固爲一爽直之人；但陰謀詭計與搗亂的本事，却比陳公博多。兩人同係共產黨出身，也同時出現於中共第一屆大會。陳公博與汪精衛在北伐初期，武漢政府時代，即已結了不解之緣，脫離共產黨，亦爲汪所影響。十九年，

北平舉行擴大會議時，陳即改組派中最得力的一員。周佛海與汪精衛之有較深關係，實始於武漢搞「低調俱樂部」時代。抗戰時，汪精衛搞「和平運動」，陳公博初亦不甚反對，但未與低調俱樂部同混。及日本召開所謂「中日關係調整會議」，揭開了和平共存的假面具，暴露了兇殘狼真面目後，陳公博良知似未全泯，深受了良心的責備，多日殊不自安。幾經考慮之後，即決心向汪精衛辭職，還我初服。周佛海則視爲「當然之事」，殊未介懷。陳、周固不相投，倘周固執成見，在此情況之下，自然樂見陳之迅速遠離，排去前途障礙，自己便能一柱擎天。但周計並未出此。

當日，陳欲離汪意志相當堅決，且已定妥回香港的船票，藉口老母難離，汪與陳璧君夫婦費盡說詞，也留不住。汪無奈，走商於周佛海。周以同舟一命，加以汪命難却，乃慨允全力擔負留陳之責。蓋周已早悉陳之私隱，回港船票係上海金城銀行周作民代定的，周便定下一計，找周作民設法炮製，周作民亦樂爲之成全。過了幾日，陳公博的暱友M女士，是最能左右陳公博者，忽然自渝抵港飛滬，從此陳公博便沒有再說過「離滬回港」的話了。

故陳公博之未離汪，皆周佛海與周作民二人合作所弄的花樣。直言之，陳公博之下水，二周實是領港人。否則，陳公博一去杳如黃鶴，後來也不會遭到國法之誅。

### 眾叛親離妻分子散

周佛海的家庭情形，除至親好友外，能悉其詳者並不大。大家僅知上海啓明女中的校花楊淑慧，作了他的「中山妻」(即卽下太太暫停，另娶一摩登太太。這是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，開風氣之先，聘第一位女教授陳衡哲博士，稱之為「中山妻」)。到抗戰勝利，周佛海被拘禁後，家族之間不免常起風波，許多隱秘的軼事，也漸漸流傳開來。周佛海在湖南沅陵鄉下的娶妻，其親友之間，幾乎完全遺忘了。周次妻楊淑慧亦湘籍，上海徐家匯啓明女校畢業。周有二子一女，長子少海，鄉妻所生，已過繼給佛海之弟周佛生為子。次子幼海，為中山妻楊淑慧所生。他們乃同父異母兄弟。女則不詳。

周少海原係軍校十四期畢業生，在西北王胡宗南部當連長。及周佛海落水做漢奸，少海則被拘禁於蘭州。抗戰勝利，周佛海以漢奸罪被捕，少海始獲釋出。至三十五年春，少海復被送禁於白公館(重慶郊外磁器口軍統局楊家山招待所的代號)，與其家人同居，限制了自由。但少海與

周佛海父子感情素不相洽，或因其失母被歧視的關係。他到白公館後，即常與周佛海大吵大鬧，認為他這幾年吃官司，完全是因為周佛海的關係。本來是清白的身世，却受了他漢奸污染之累，不好做人。爭吵不休。周佛海祇好請求看管當局把他送走，幸獲批准，少海才獲得了自由。他離開白公館以後，便不明去處了。

至於周幼海，係楊淑慧所出，自小即比較受父母與祖母的寵愛，也就養成了一種公子哥兒的習性和作風。曾留學日本。當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時，他也十七八歲了。戴笠將軍於三十四年九月三十一日，送周佛海、羅君強、丁默村、楊樞華等到重慶之後數日，周幼海與其母楊淑慧、祖母、舅母(楊樞華之妻)等，亦被送至重慶白公館，與周佛海等同住，儼然一個大家族的團聚。招待生活，相當優裕，在一定限度範圍之內，也有相當自由的。

大約經過半年之後，經周佛海與看管當局交涉後，在雙方有條件之下，三十五年四月，幼海

第一個脫離了白公館。其他家屬則直到是年七月十九日，周佛海等移解到南京高等檢察院後，才由軍統局釋放出來。周佛海原來很希望幼海到美國去留學，曾說：「你媽(指楊淑慧)給你的錢，供你到美國讀三五年書，是不成問題的。你還是到美國去好。」幼海則說：「我的一生，到現在為止，都是由你支配的，今後我要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了。」

佛海在無可奈何中，便說：「好吧，由你自己決定吧，這也是人各有命。」幼海自由後，三十五年六月間，便飛到上海，隨於八月到蘇北解放區，加入了共產黨。共產黨利用其多金與上海的人事關係，仍派他到上海，做地下情報工作，且改名為「周友之」。他寫過一篇「周佛海之死」，在南京報紙上發表過。不過他自己所選擇的這條道路，四十年來，走得並不順暢，終於七十四年七月，因病去世。以上所述，也就是周佛海所選擇的道路的結果——眾叛親離，妻分子散。(下期續完)

#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

何 輯 五 著
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願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